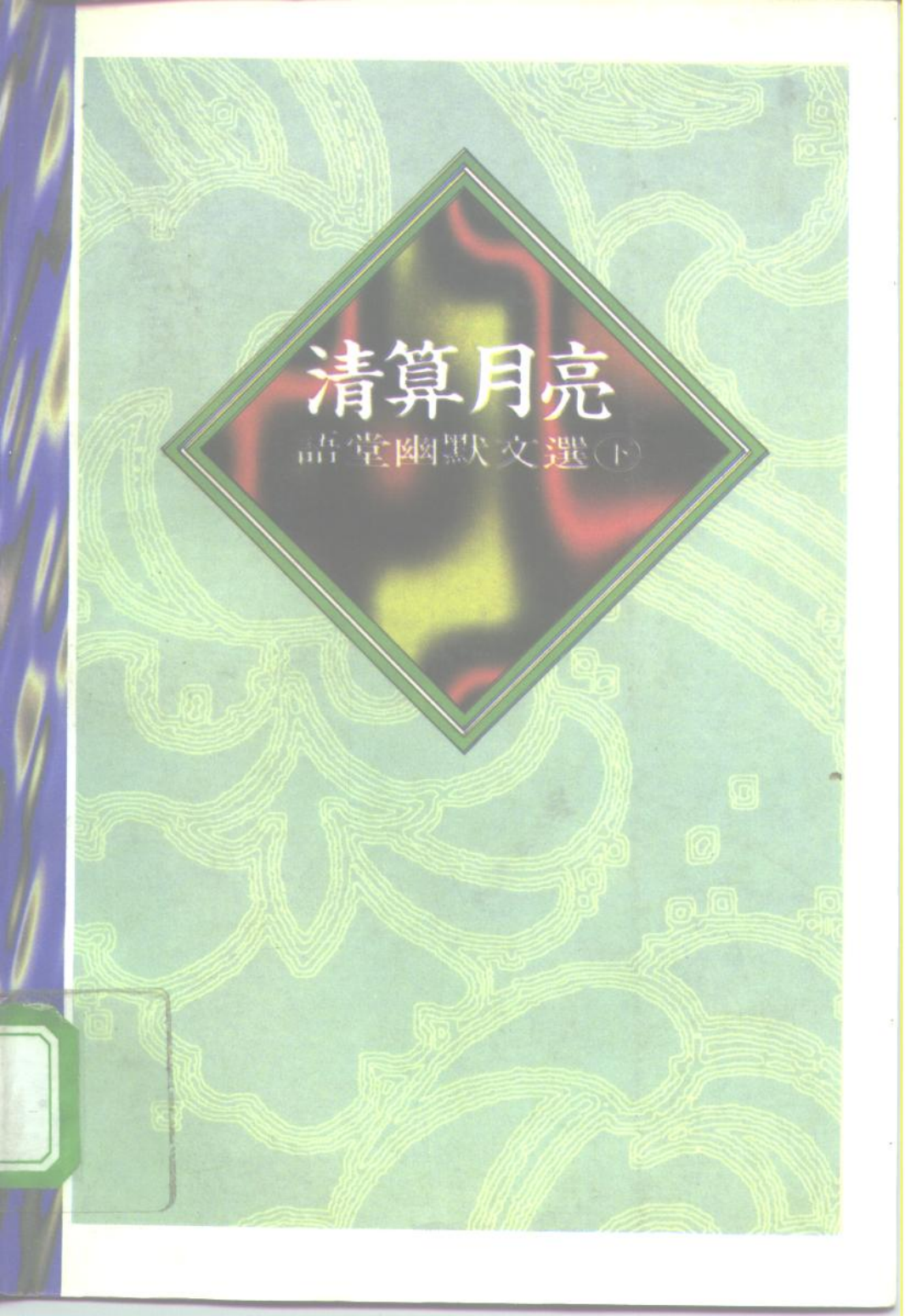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清算月亮

語堂幽默文選(下)



清算月亮

語堂幽默文選下

林太乙◎編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5 号

语堂幽默文选(下册)——清算月亮

林太乙 编

责任编辑:徐吉征

封面设计:绿舟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625印张 4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181 000字

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:10 000册 定价:28.00元(上、下册)

序

父亲在七十岁时回台湾定居，有一次应邀在某校毕业典礼致词。典礼开始后，在讲坛上的官长贵宾一站起来讲演，一个讲的比一个冗长。轮到父亲说话的时候，他劈头说，“讲演应该像女子的裙子，越短越好。”引起哄堂大笑。

父亲在人面前毫无顾忌地说老实话，是他谑而不虐的幽默的一个例子。他有“幽默大师”的称号，始于一九三二年，他在上海创办提倡幽默的《论语》半月刊的时候。“幽默”这个名词，是 humor 的汉译。他在〈论幽默的译名〉中说：“Humor 本不可译，惟有译音办法。华语中言滑稽辞字曰滑稽突梯，曰诙谐，曰嘲，曰谑，曰谑浪，曰嘲弄，曰风，曰讽，曰诮，曰讥，曰奚落，曰调侃，曰取笑，曰开玩笑，曰戏言，曰孟浪，曰荒唐，曰挖苦，曰揶揄，曰俏皮，曰恶作剧，曰旁敲侧击等。然皆或指尖刻，或流于放诞，未能表现宽宏恬静的‘幽默’意义。最近者为‘谑而不虐’，盖存忠厚之意。”

他又说：“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自己的风格完

全是国民党之赐。如果我们的民权不被取缔和限制，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，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而不致真叫天牌是天牌，白板是白板。我势不能不发展笔墨技巧和权与事情轻重，此即读者所称为“讽刺文学”者。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，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。使不致流于虚声夺人，空洞无物，而只是礼教云云的谬论；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狱之灾。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，亟需眼明手快，身心平衡合度。在这个奇妙的空气中，我成为所谓幽默或讽刺文学家。”

父亲一八九五年在福建省龙溪县坂仔村出世。一九一七年，他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，毕业之后到北京清华学校教英文。三年后，他进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文学，获硕士学位。一九二三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。

回国后，他在北京大学，北京师范大学、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。在这时候，他开始写作，写的多数是讽刺北洋政府的文章。一九二六年，段祺瑞政府通缉文化教育界人士四十八人，包括父亲在内。他应厦门大学之聘到该校任教，但不久由于人事纠纷，离开厦大，到汉口，任革命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。翌年，武汉政府开始分裂，父亲到上海，由蔡元培先生聘请为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。

一九三二年他创办《论语》半月刊，提倡“幽默”，另创《人间世》半月刊，提倡发抒性灵的文章，与《论语》并辔齐进。他说，“提倡幽默必先解放性灵；盖欲由性灵之解放，渐再参透义理，而幽默自然孕育也。”

《论语》由父亲主编，中国美术刊行社发行，每期封面内页，登“论语社”同仁戒条：

一、不反革命。

二、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，但我们所爱护的人要尽量批评（如我们的祖国、现代武人、有希望的作家，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）。

三、不破口骂人（要谑而不虐，尊国贼为父固不可？名之王八蛋也不必）。

四、不拿别人的钱，不说他人的话（不为任何一方作有津贴的宣传，但可做义务的宣传，甚至反宣传）。

五、不附庸风雅，更不附庸权贵（决不捧旧剧明星，电影明星、交际明星、文艺明星、政治明星，及其他任何明星）。

六、不互相标榜，反对肉麻主义（避免一切如“学者”“诗人”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等口调）。

七、不做痰迷诗，不登香艳词。

八、不主张公道，只谈老实的私见。

九、不戒癖好（如吸烟，啜茗，看梅、读书等）。并不劝人戒烟。

十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。

《论语》长期撰稿员如下：章克标、林幽、孙斯鸣、章衣萍、符蒂、岂凡、全增嘏、邵洵美、沈有乾、刘半农、赵元任、老舍、潘光旦、郁达夫、俞平伯、孙福熙、陆晶清、孟斯根、李青崖、刘英士、章川岛、孙伏园、谢冰莹、韩慕孙。

作品最吸引读者的，还是父亲自己的文章。他的短文常在《论语》、《雨花》、《群言堂》以及他专用的《我的话》专栏发表，对时事短评，精练警策，且竭尽戏谑嘲讪之能事。

一九三五年，父亲创办《宇宙风》半月刊，融汇《论语》、《人间世》的气质与风格、主文而谏，辞色道逸。

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五年，父亲也在英文《中国评论周刊》(China Critic)写专栏，名称 The Little Critic (小评论家)。他写了几百篇文章，其中许多是幽默文章，他也写成中文，在他创办的刊物发表。

一九三六年，我们一家侨居美国以后，父亲改以英文著作，是年，他撰写的《吾国与吾民》在美国出版，成为畅销书，并被视为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。两年后，他的《生活的艺术》出版，成为该年美国最畅销的书。《京华烟云》一九四〇年出版，有人认为可与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媲美，更有人说是现代的《红楼梦》。他继续撰写了三十部书，成为国际文坛巨人。

父亲在一九六五年回台北定居，应中央社马星野社

长之邀撰写《无所不谈》专栏，恢复用中文写作。这项专栏遍载各地中文报章，也不时有幽默文章。

我编这本书，尽量找出文章原文，而不用别人翻译的。有些他人编的《语堂文集》等等，文章经编辑删改，我也不用。父亲的幽默文章及短文有一些没有收在这里，是因为所涉的人的事，现在已鲜为人知。

父亲在台湾定居之后，并为香港中文大学编纂《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》。他多姿多采的一生，请参阅拙作《林语堂传》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。

父亲于一九七六年病逝，台北的寓所改设为“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”。今年是父亲百岁诞辰。父亲说过，“要做作家，必须能够整个人对时代起反应。”他做到了这点，所以他的作品可以传世。我特编这部文集，作为纪念。

林太乙 1944 年秋

目 次

序.....	1
有不为斋解.....	1
增订依索寓言.....	5
怎样写“再启”	11
论西装	16
言志篇	22
母猪渡河说起	28
中国人之聪明	31
论玩物不能丧志	35
一张字条的写法	38
时代与人	44
无字的批评	48
狂论	52
说大足	60
沙蒂斯姆与尊孔	65

目 次

DR02/03

买鸟	70
笑	77
笔名之滥用	80
今译美国独立宣言	83
游杭再记	90
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	96
跋西洋幽默专号	104
思孔子	106
纪元旦	114
裁缝道德	119
我不敢再游杭	123
广田示子记	129
中国的国民性	135
论握手	144
论裸体运动	149

目 次

论语三周年·····	155
不怕笔记·····	158
谈米老鼠·····	160
说青楼·····	164
看电影流泪·····	172
清算月亮·····	176
论躺在床上·····	180
冀园被偷记·····	186
叩头与卫生·····	193
吃草与吃肉·····	197
古书有毒辩·····	201
从梁任公的腰说起·····	205
临别赠言·····	208
论坐在椅上·····	213
论肚子·····	219

目 次

论游览·····	229
素食者的自供·····	239
笑话得很·····	243
论孔子的幽默·····	247
再论孔子近情·····	254
论买东西·····	259
记身体总检查·····	263
来台后二十四快事·····	267
附录·····	271
征译散文并提倡“幽默”·····	272
幽默杂话·····	275
论东西文化的幽默·····	282
编后余墨·····	291

有不为斋解



照中国文人的习惯，往往要择一个诗意的名称做他的斋名，我也为我的斋题了一个，叫“有不为斋”。这个名字相当的长，但比起另一个著名的斋名“仰观千七百二十七鹤斋”来，还不及一半。直接引起我的这个斋名的是一个一八九八年时的维新党人康有为。既是“有为”，那么另一方面一定有“有不为”。当然一切相反的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，在基本上，康有为与我也十分相符，虽然我们的所论很不一样。因为我们有了一句孟子的至言，说唯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所为。

我这个斋名还有一个好处，便是有中国的文雅，有“我无能为”、“我无所为”、“我乃无能为者”等等含意，因此，可以第列在其他的文雅名称中的，如“养愚斋”与“古愚庐”“藏拙山房”（这也许在大陆商场四楼）等等。

朋友们常常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名称来做我的斋名，而我所不为的大事又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不但在我，人人都是如此。我委实不知道我所不为的到底有几件事，直到有人第一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，而我现在便在打字机前——想起来，我本觉得我的所为是应该求上帝的宽恕的，但事实上我的不为倒确是我的长处，这些是总会使我上天堂的。且看吧：

我不请人题字。

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，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制不住东想西想。我从没有休过自己的老婆，而且完全够不上做一个教育领袖。我始终不做官，穿了洋装去呈献土产，我也从未坐了新式汽车到运动会中提倡体育。

我也不把干这些蠢事的人们当做一回事。

我憎恶强力，从不骑墙，也不翻筋斗，无论是身体的、精神的或政治的，我连看风头也不会。

我始终没有写过一行讨好权贵或博得他们欢心的文字，我也不能发一张迎合要人心理的宣言。

我从未说过一句讨好人话：我连这个意思也没有。

我不今天说月亮是方的，一个礼拜之后又说他是圆的，因为我的记性很不错。

我从不调戏少女，所以也并不把她们看作“祸水”；我也不赞成长脚将军张宗昌的意见，主张禁止少女进公园，藉以“保全私德”。

我从未不劳而获而拿过人家一个钱。

我始终喜欢革命，但不喜欢革命家。

我从不泰然自满；我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时，不能不有一种逐渐而来的惭愧。

我从未打过或骂过我的仆人，叫他们把我当做一个大好老。我的仆人也不称赞我会赚大钱：他们对于我的钱的来源总是知道的。

我从不受我仆人的堂而皇之的敲诈，因为我不给他们有这一种实在的感觉，以为向我敲诈，便正是“以人之道，还治其人”。

我从不把关于我自己的文章送到报馆里去，也不叫我的书记代我做这种事。

我从不印了些好看的放大照片，把它们分给我的儿子们叫他们去挂在客堂里。

我从不假装喜欢那些不喜欢我的人。我从不临阵逃脱、装腔骗人。

我极不喜欢那些小政客，我绝不能加入我有点关系的任何团体中去同他们争吵，我对他们总是避之唯恐不及的，因为我讨厌他们的那副嘴脸。

我谈论我国的政治，绝不冷漠、无关及使乖巧，我也从不装饱学，道他人之短，以及自夸自大。

我从不拍拍人家的肩膀装出慈善家的神气，以及在扶轮社中受选举。我喜欢扶轮社，也正如我喜欢青年会一样。

我从来没有救济过什么城市里少女或乡下姑娘。

我觉得我差不多是一个不比大家差的好人。如果上帝能爱我，像我的母亲爱我的一半，那么他一定不会把我送入地狱的。如果我不上天堂，那么世界一定是该灭亡了。

《论语》第 31 期 1933 年 12 月 16 日

增订伊索寓言



两月前旁听华东各大学英语演说比赛，竟发现有大学生某君，引伊索寓言为材料，可见此书入人之深，而大学生脑里盘桓者，仍是这些东西。乃思以后编大学教材，当以寓言体为主，以便贯输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。这且不提，只说我小学时读伊索《龟与兔赛跑》被龟赢的故事，极为兔抱不平。且深恨龟。为此蓄志日久，要修订此书，以供一班与兔、骏马等同情；而不与龟、蜗牛等同情者之玩读。此为光绪末年间事也。光阴荏苒，人事牵延，至今尚未着笔，然以时间计，其中惨淡经营之年数，亦不比“追随总理二十五年”者逊色也。现在中山先生之墓木已拱，而吾书犹未成，惭愧惶恐，内疚不安，乃乘《十日谈》出刊之便，书数则，以了夙愿。